



世渊论史

平民宰相谢深甫

吴世渊 文报

他守法度，惜名器，为政宽和，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外，他还是一位诗人

据说，谢深甫的祖先是东晋太傅谢安，但“旧时王谢”再怎么富裕，传到这一代，早已泯然众人。谢深甫从小就明白，知识能改变命运的道理。他对自己极其严苛，每日学习到深夜，困了，就把脚放到凉水盆里，醒醒神，继续学。

谢父对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，奈何去世得早，临终前，他嘱托妻子，这孩子“当大吾门”，应当好好教育他。谢母便未改嫁，一边持家，一边督学。

谢深甫果然未辜负这份期望，乾道二年(1166)考中进士，这年他27岁。

关于中第，洪迈的《夷坚志》记载了两则故事。第一则说，谢深甫原名不叫“深甫”，是一回做梦时，有人告诉他，叫“深甫”会有大吉利。于是，他用“谢深甫”这一名字去考试，谁知，好几年都未中。正当他以神明在戏弄他，想再次换名时，梦中人又出现，说：“难道这回还考不上吗？”他醒后，依然用“深甫”的名字报考，这回总算考上举人，第二年顺利登进士第。

第二则说，乾道二年(1166)，谢深甫穿着草鞋，去临安赴省试。到会稽县曹娥渡时，想坐船，钱不够，受到了摆渡人辱骂，他无奈，只好另寻渡口。后来，谢深甫考中进士，做了浙江的漕运官，在曹娥渡见到了当年辱骂他的摆渡人。那摆渡人吓得伏地请罪。谢深甫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不治你的罪，但以台州秀才往来，你不能收他们的钱了。”

《夷坚志》是志怪小说集，里头的故事大多荒诞不经。但这两则故事的背后，也许透露出一些真实的信息。比方说，谢深甫早年在乡试屡屡受挫；再比如，他的确出身贫寒。

中进士后，谢深甫长期在地方任职。在嵊县尉任上，他修葺县学，明晰是非。有一年闹饥荒，路边有具尸体，一个老妇人哭诉道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在某家做雇工，是被雇主打死的。”谢深甫觉得疑点重重，就慢慢地走访调查，在其他地方，找到了老妇人的儿子。经过对质，老妇人讲出了实话：“是有人贿赂我，让我诬告儿子的雇主。”

之后，他担任昆山丞、浙曹考官、青田知县等，每到一处，都政绩斐然，因此被侍御史葛郛、监察御史颜师鲁等人所推荐。淳熙十二年(1185)，宋孝宗召见了她。

在皇帝面前，谢深甫不卑不亢，对答从容。皇帝很满意，提拔他做籍田令，掌耕宗庙社稷之田，又“亲擢再三”，让他当大梁丞、江东提举。一个基层的地方官，三年内连升三级，颇有“平步青云”的意味。大诗人杨万里写了《送谢子肃提举寺丞》诗二首，其中写道：“十载江湖县底底，一言金石冕旒前。”——你这颗遗落在州县十多年的珍珠，终于到闪闪发光的时候了。

宋代讲究学而优则仕，事实上，学与仕是两码事。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，不一定能做好八面玲珑的官员。但不得不承认，谢深甫确实是个优秀的管理决策者。在担任江东提举时，当地闹旱灾，谢深甫推出了一系列赈灾举措，救活了160余万人。在临安府尹任上，他施政得体，宋光宗夸奖他：“首都的领导不好当，管得宽松，没有法度；管得严厉，百姓不便，只有你的管理方式恰到好处。”

一些公文里，谢深甫也多受好评。《工部侍郎谢深甫落“权”字》评价他“性禀粹纯，行能肤敏”。落“权”字，意思是从“权工部侍郎”转正为“工部侍郎”。到他工部侍郎转官时，《工部侍郎谢深甫》考评是“雍容禁彘，履形批救之风；润色邦条，雅得稽经之意”。这两则评语，都是由文学家、时任中书舍人的楼钥起草的。

宋宁宗即位后，在朝中实权派、外戚韩侂胄的推荐下，谢深甫担任御史中丞，成为御史台的长官，有对朝中百官的监察之权。

当时，韩侂胄与宰相赵汝愚两大巨头斗得天昏地暗。最终，以赵汝愚死死衡州，韩侂胄大权独揽而告终。随后，韩侂胄发动了“庆元党禁”，指道学为“伪学”，对朱熹、周必大等道学一党进行无情打压。

许多史书称，由于韩侂胄的推荐，谢深甫才能身居要职，因此谢为韩党。事实上，谢深甫虽感激韩侂胄的提携之恩，但就此论他是韩党，则过于武断了。根据《宋史》的记载，两人并非一路人。

在宋光宗年间，谢深甫担任言官，专门提意见。当时，皇帝准备任命韩侂胄破格转遥郡刺史之职。谢深甫反对这一任命，对皇帝说：“韩侂胄跳过五级，直接转遥郡，这不符合法令，此例一开，人人效仿，以后如何处理？请收回任命。”

“庆元党禁”后，对于道学派，谢深甫也抱着同情的态度。有个叫余嘉的小官，为了谋求上位，竟然上书称，希望朝廷将朱熹斩首，以绝道学，并指朱熹的弟子蔡元定是伪党。谢深甫看后大怒，将这份上书掷于地上，与同僚们说：“朱熹、蔡元定不过是相互探讨学术问题罢了，何罪之有？余嘉这样的虱虫小人，居然如此狂妄！我们要一同上奏，驱逐这些人，以儆效尤。”

庆元六年(1200)，谢深甫以右丞相兼提举国史。他守法度，惜名器，为政宽和，在他任内，宋朝国力有所增强。嘉泰二年(1202)，他还领导敕令所编修完成了《庆元条法事类》——这是一部南宋法律、经济资料的汇编。该书以事分门，诸法完备，对当时的法官而言，便于检索法条。

从目前残存的16个门类来看，《庆元条法事类》涉及官员任用、财政、赋税、农业、宗教、刑狱、服饰、少数民族、畜牧等方面，堪称宋代律法法的百科全书。

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外，谢深甫还是一位诗人，著有《东江集》十卷，今已失传，只有零星诗文散见于不同的文集，如《谢除江东提举表》《恭州到任谢表》《高宗亲征诏草跋》《陈氏族谱序》《宋故夫人周氏墓志铭》，还有以宋宁宗赵扩的名义所作的五篇册文、谥文，另有《天台道中》诗一首。

嘉泰三年(1203)，谢深甫罢右丞相，授观文殿学士判建康府，次年因病去世，终年65岁。

自谢深甫后，谢家人才济济。其长子谢采伯，登嘉泰二年(1202)进士，历知严州、徽州、湖州等，以节俭著称，著有《密斋笔记》；孙女谢道清，是宋理宗赵昀的皇后；曾孙谢堂，德祐元年(1275)赐进士出身，担任同知枢密院事，次年正月担任知枢密院事。

谢深甫的墓前，原本有块无字碑，人们曾经以为，“无字”的含义，是墓主人人生的功业，后人无法评说。实际上，《谢氏宗谱》里有一篇署名“中大夫秘阁修撰枢密副都承旨张嗣古拜撰”的墓志铭。这篇铭文，是谢深甫被迫赠鲁王时所作，本想刻于墓前神道碑上。然而，谢氏子孙大多宦游在外，一时间无人负责此事，便拖延下来，直至南宋灭亡，就只剩无字碑了。

临海市白水洋镇保宁村水晶坦自然村，有一座大墓。墓前有牌坊，前额书“济世爱众”，后额书“清风峻节”。墓道两旁，摆列着石像生。其中一对石马、一尊文官像、一尊武官像，是南宋时的旧物。石马没有了脑袋，武官面容模糊。

墓道的尽头，就是墓室。墓碑上写着：“大宋少傅右丞相赠太师鲁王谢公深甫偕林氏夫人之墓”。南宋一代宰相谢深甫埋骨于此。

谢深甫，字子肃，临海人，一位出身草根的“平民宰相”。



书「济世爱众」。临海谢深甫墓前的牌坊，前额



墓道旁的文官像



墓道旁一尊武官像面容模糊



墓道旁一座缺头石马



墓道旁的石马

南宗文化焕发新活力：和合之道，传承之路

本报讯(记者 诸葛晨)3月23日，“大道文明昌盛中国——弘扬和合文化、南宗文化研讨会”在椒江举行。相关专家学者及宗教界人士，共同论道，促进南宗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。

台州因天台山而闻名。天台山是一座文化之山。这里孕育了具有融和性与独创性的天台山和合文化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。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，以南宗为代表的道教文化，以及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，共同构成了天台和合文化的有机整体。

天台山积淀了深厚的道教底蕴。汉代葛玄、初唐司马承祯等隐士高道在此隐居，北宋张伯端入天台山创立金丹派南宗，其参与修持布道的桐柏宫，日后成为中国道教南宗祖庭。

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、道教南宗祖庭桐柏宫方丈张高澄表示，在浙东宗教文化圣地天台山，道教南宗祖师张伯端一直大力主张“三教合一”的理念，和合思想慢慢融入儒释道三教宗旨之中，三教呈现和合共生的情景。将南宗道教文化资源开发与弘法和合文化结合，科学阐发其内涵，取其精华，这不失为寻求新时代南宗道教健康传承的有效之路。

近年来，台州在传承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、铸

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找准定位，深入探寻宗教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作用。作为道教南宗祖庭桐柏宫方丈，张高澄就应邀出席了世界气候大会、博鳌亚洲论坛宗教领袖对话论坛等盛会，展现中国文化魅力，助力中国特色宗教话语体系建设。

在3月上旬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，张高澄提交了一份《关于大力提升和合文化全球影响力，以推动和合文化品牌，创新国际传播路径，让和合文化走向世界，成为中华现代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纽带，不断扩大中国“朋友圈”》。

此次研讨会，专家学者们还展开了一场以“中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”为主题的思想讨论。与会专家表示，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，为化解国际文明的冲突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、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作出应有的贡献。大家认同，天台和合文化、南宗文化在今天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，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。这种现实意义，需要通过一定的实践发挥更好的作用，同时，也要借助新媒体渠道扩充南宗文化新内涵，探索南宗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可能。



罗川闸 台州水利史上 不可忘却的人文记忆

余喜华 文/报

四个月前，笔者曾到路桥区螺洋街道芦阳社区，寻访东江河上罗川闸水利设施遗迹。

来到原二友村(2018年后与樟香村、双庙村合并为芦阳社区)，走过光明纸箱厂前的一座小桥，只见河岸边立着一块铜牌，上书“路桥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二友闸桥头”。同行的朋友说，这“闸桥头”就是罗川闸遗迹。观察南侧桥下石壁，东侧果然有两道直抵水面的凹槽，这是水闸升降的轨道，西侧石壁没有看到凹槽。当地一位老者说，为了加宽闸上小桥，西侧石壁向外重新砌过，这侧的凹槽被挡在了里面。

罗川闸始建于南宋

据《万历黄岩县志》记载，罗川闸，里人余端甫建，正续年间其孙廷美修之。王钦作《罗川闸记》。《螺洋余氏宗谱》也记载了余端甫修闸这件大事。而清《光绪黄岩县志》关于罗川闸的记载是这样的：明里人余端甫建，正统年间其孙廷美重修，并附有王钦《罗川闸记》部分文字；最后又载：乾隆丁丑余嵩卓重修。《光绪黄岩县志》的记载让人误以为罗川闸始建于明初，现代编撰的部分水利书籍也采用此说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

《螺洋余氏宗谱》明确记载，余端甫，春房人，螺洋余氏十世祖。从该宗谱的序文中可知，《螺洋余氏宗谱》首次修谱人就是余端甫，作者序为本人村人蒋彦圣，南宋咸淳四年(1268)进士。蒋彦圣在序文中称余端甫为内兄，显然两人系姊夫弟舅，同时代人。由此可推断，罗川闸始建于南宋咸淳年间。

由管彦达主持编修的《路桥区志》纠正了这一错误，其人物篇“余端甫”词条载：余端甫，1233—1267，名道凝，字藻章，号端甫。关于蒋彦圣，字思仲，号静庵，《温岭县志》有其在温岭泽国办云阳书院的记载。

《螺洋余氏宗谱》详细记载了余端甫在螺洋至院桥沙门店之间兴修水利的事迹。因其通晓农业水利知识，根据螺洋湖周边水文地理，带领族人和当地民众，在今黄岩院桥沙门店以东、梅山以西筑水渠两条，并修建了罗川闸；又在螺洋后叶修筑一堤坝，将浮排里与三水泾、鉴洋湖相通。从而使螺洋一带河道纵横交错，池塘湖泊星罗棋布，周边方圆几十里旱天无旱灾，雨天无涝灾，保证了农业丰收，造福一方百姓。余端甫成为路桥有史记载的民间兴修水利第一人。

螺洋余氏三修罗川闸

近五百年间，螺洋余氏族人接力，三修罗川闸。虽然《光绪黄岩县志》对罗川闸的始建记录有误，但明确记录了罗川闸二修、三修的历史轨迹。

正统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镇的年号，起止时间为1436年至1449年。从南宋咸淳至明正统年间，前后经历大约一百八十年，王钦《罗川闸记》中说因年代久远损毁，而非遭自然力或人为毁损，这是可信的。约一百八十年，对于一个古代修建的民间水利

工程，自然逐渐损毁，非常正常。

看到祖先修建的水闸因年久失修，不再具有蓄水防冲的功能，作为螺洋余氏一脉的余廷美，仿效祖上功德，慷慨解囊，重修罗川闸。余廷美的这一义举，受到当地百姓称赞，故有黄岩柏山人王钦受众人之托作《罗川闸记》，为螺洋余氏族人二修罗川闸这一壮举立传，为后世传颂。

又过了三百年，到了清乾隆丁丑年(1757)，罗川闸再次因年久失修损坏，又由余氏族人余嵩卓主持第三次建闸，这就是《光绪黄岩县志》所记载的余嵩卓重修一事。

此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时光又穿过了近两百年，罗川闸没有再次重修的记录。1958年后，长潭水库这一重大水利工程的修建，保证了永宁江水系、金清港水系所流经的温黄平原等流域的防洪防旱、农业灌溉、内河航运、居民用水的安全，流域内大多数的水闸失去了原有的功能，罗川闸也不例外。后来，罗川闸的水闸被拆除，闸上小桥被加宽，供行人车辆通行，故留下“闸桥头”这一地名。

再说《罗川闸记》作者柏山人王钦。柏山，即今黄岩区院桥镇秀岭水库一带，柏山王氏系当地望族，历代名人辈出。王钦正统七年(1442)中进士，不久即病逝，没有得授官职。其孙王启，字景昭，号学古，后人称东瀛先生，明成化二十三年(1487)进士，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、云南巡抚、刑部右侍郎。王钦在史志上虽没有更多的事迹记载，但这篇《罗川闸记》，足以让历史铭记。历史竟然如此巧合，五百年前，王钦为罗川闸的水利建设者歌功颂德、树碑立传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王钦后裔居住的地方，又成为秀岭水库的库区地，王氏一族及其他民众举家外迁，为台州水利事业再立新功。

重修罗川闸于当下的意义

东江河，是一条自然加人工开挖的小河，宽十余米，深三四米，总长两千余米，南北流向，出闸桥头约五十米汇入三水泾。东江河水主要来自南面的大吞溪，而大吞溪水来自东南面的白云山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包括东江河在内的整个鉴洋湖一带，都是东海边的一个古海湾，东有白云山，南有黄茅山阻挡，显然是古人下海泊船的天然避风港。后来海水向东退去，海湾成滩涂，低洼处成水沟、池塘、河汊，较大的水面则成为鉴洋湖的雏形。唐宋时期，陆续有居民迁入，人们围湖造田，开塘筑坝，疏浚河道，连通鉴洋湖上下游的三水泾，以及包括东江河在内的各条支流纵横交错，一幅江南水乡的美丽画卷呈现。

然而，因台州地处东南沿海台风带，每到夏秋季节，频遭台风登陆肆虐，狂风暴雨，海水倒灌，鉴洋湖一带总是一片汪洋。于是，兴修水利成为头等大事。北宋宁海县海游马家山(今属台州三门)人罗适，提荆两浙时曾巡行台州，亲临黄岩领导百姓疏导官河九十里，并首倡在内河分段筑堤建坝，控制水量，使农田受益七十余万亩。罗适成为台州水利建设史上的开创性人物。南宋朱熹在提举浙东路常平盐盐公事任上时，到黄岩赈灾，考察灾情后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于是他仿罗适之政，在黄岩境内重修水利，大修水闸。从此“温黄熟，台州足”成为可能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余端甫始建罗川闸，以及螺洋余氏接力重修，是台州温黄人民兴修水利的一个缩影。

记得小时候，笔者生活的东江河沿岸村庄，农田灌溉，人们洗涤、饮用等生活用水，都取自东江河。那时，河水清澈。进入新世纪，东江河所在地域，进入工业化、城镇化大开发时期，渐渐地这条河被所建路网割得七零八落，被分割的东江河河道堵塞、干涸，成为一个一个小水坑，不复是河流的样子。

2010年初，水滨村率先开启“美丽乡村”建设，河道整治和村庄整体改造后，呈现出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气象。在三水泾与浮排里交汇处的河岸边，还建起纪念南宋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叶适的“水心草堂”，成为螺洋乃至路桥一方天地的文化新地标。

如今，东江河沿岸一些村庄，均已纳入城中村改造的计划中，有的已经完成，有的正在改造建设中。如果能重新疏浚东江河河道，建设两岸绿地和河岸景观带，重建罗川闸水利设施，重启调节水量的功能，使河水重新蓄满，不仅能重现“不可移动文物”这一历史记忆，弘扬战天斗地的治水精神；还将使这一带重现小河弯弯、微波荡漾、杨柳依依、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江南水乡气象，形成罗川闸、水心草堂、鉴洋湖湿地公园一线景观带。届时，画廊游船，不仅能穿梭在十里长街边的南官河上，也将游曳在东江河、三水泾上，为台州城芯湿地增添一道集自然、人文为一体的秀丽景观。